

# 十不死回憶錄 (一)

郝亞雄原著  
喬家才校訂

中外雜誌一七〇期刊出喬家才將軍大著「十不死」後，讀者紛紛來函，囑將郝亞雄先生「十不死回憶錄」連載供讀者參閱，為答謝讀者愛護，特商請喬家才將軍尋得郝亞雄先生原著並經喬將軍校訂後，由本誌連載，敬請讀者鑒閱。

## 杭州新軍上海學潮

民前四年，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戊申，余年二十歲。本年二月劉公卸任，余同劉公回太原。臨行之時，余與仙妹難捨難離。想盡方法，因丁父憂，欲娶不得，欲攜不能。倘如不同劉公進省，此時交通不便，將來南歸之苦，何堪設想？倘為仙之情感而不走，尤惹慈母，何日能歸？而且自己之前途，又當如何打算？進退維谷，左右為難。只好暫與仙妹忍別，慰以不久父憂期滿，即來迎娶決不忍心久留仙妹於此。臨行之日，含淚相別。

一路之上，大車轎車十餘輛，絡繹於途。進雁門關，時值大風大雨。窒礙車輛不能上關，關外氣候愈冷。一日天霽，僱加驟馬，始能上關。關上有廟，廟內有六郎楊珍敬及孟焦之塑像。

到太原，劉公請余同到南方，許余暫為春館，待伊出任，再共甘苦。此亦相依不捨之意。相約一月後，從太原動身。於是余即先回汾陽探母

至家，因母左右無人，余請母為二弟完婚。

母許之，喜事匆忙完成。

一月之期，轉瞬即屆。余返太原時，正鬧學潮，不過防範森嚴，不易發動。余遂同劉公動身南下，至漢口，轉乘江輪，東流到南京。下船時，海關檢查甚嚴。劉公進城，余寓下關旅社。此時下關尚無公共汽車站，一片荒涼及水澤池沼，只有旅棧及小商店十數家。

三日後劉公請余進城聚餐，遂荐余於上海新軍第二標蔣總統之家庭教授。余至上海時，蔣總統已赴杭州二標徵募新軍，臨行留言，倘郝教員來滬，可以與學生授課，不必等我。於是余即準備開學，當日學生都到，男女兒童十餘人。不料余與兒童，言語不通，所以未能授課。只等蔣公返滬，再作計議。數日後，總統歸來，余即告辭。蔣公曰：「君已來此，請赴杭州標本部任職好了。」余亦不能再辭，只好到杭州再看。至二標，暫充書記官。本非吾願，只好暫為忍耐，再作他圖。

當時杭州正值招募新軍，二標官兵，皆徵自民間，多是受過教育者，亦有塾師投筆應徵者，

編者謹識

甚為當時所重視，二標成立之日，杭州各學界及學生齊往梅東，舉行慶祝大會。當時正值浙路拒款會，以力保主權為號召。當地耆老紳學各界，均各組織團體。凡有請願之舉，各界均派代表參加。有時開會，有時集隊請願，風潮鬧個不了。又有民報及海外出版之新世報等，提倡光復漢物，驅逐胡虜，更使民心鼓舞。該季革命思潮之波及學界者，為南洋公學之墨水壺學潮最激。當時之青年以能發動學潮為榮。余在二標，因公移寓長銓宗老處。公餘常與當地紳學各界往來，知其革命思潮發源於日本同盟會。余從此立志即欲留學日本，待機而動。

是年蔣公在保定軍校大智若愚的英才不露，在本年多由軍校選上保送留學日本之四十名學生同船赴東京，入了振武學校，却正在北京清宮西太后使李蓮英謀害光緒皇帝於十月二十一日駕崩，而西太后亦在二十二日死亡。

## 新婚燕爾帶病從公

民前三年，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己酉，余二十一歲。是年春，左雲縣士林兄使人來杭，並

攜路費銀百兩。言仙病重，請余同來人速往。余詢來人赴左之路錢？伊言走京綏路，大同下車，過高山鎮到左雲，只有六十餘里。余即請假赴左完婚。蔣總統贈余路費銀二十兩，囑余完婚後即來。余即動身，過滬買些用品，過北京又買些禮物，轉京綏路，至大同下火車，抵左雲時，仙妹已立門首。日久未晤，更見秀麗。余入岳母臥室，尚未落座，士林兄亦來，笑而握手，情如手足，余深感士林兄之愛。盥洗畢，晚飯已備。正在讓坐，雲達亦歸，五人同桌，談及仙妹之病，似有想余之意，乃仙妹羞愧而退。翌日表姊喜春等亦來道喜。

左雲友人都來看我。余即留友共飲，歡天喜地，真可謂快樂家庭。餐罷，士林同諸友商談，余同仙妹完婚之事，余言：「倉卒而來，概無準備。」士林云：「一切皆吾負責，何用準備？」余聞斯言，深感士林兄之愛。遂即議定二月二十吉日完娶。余即修函報告慈母。

完娶之後，三月三日，門外王母大會，余請岳母及雲達挈仙妻遊廟踩青（兒）。見會上人人山人海，不能觀劇，野餐罷，遊人稀少，岳母命余同仙妻進廟燒香。余隨仙後，仙步如飛，正走之間，前有一枝荆棘阻路，未及余揀，仙已用蓮鉤挑入渠內。渠傍有無數五彩石子，仙妻鶴步而揀之。余見仙妻如是之活潑，真乃令人心醉。進廟之後，觀衆仍然擁擠不開。仙妻亦不理睬，直前上香。余立於傍，傾刻之間，大殿之內，遊人擠滿，余知衆都爭看仙妻之美，此乃當地之古風，固不能怪，嫌亦無用。敬香之後，只好余前和言開

道，仙妻攜余後襟而出，尾追者仍衆。余本擬燒罷香，同仙妻會上繞遊，見其人多，不果，乃返回野餐處。午後，仍然擁擠，不能上會。想要早歸，因晨間已令車去，日暮方能來接。此時遠見乃母疲倦，遂請岳母步行一箭之路，即是關外小學。略待，兒叫車來，可以早歸。岳母點首，起立整衣前行，雲達步後，余同仙妻亦隨之而行。好在人數不數，即到小學。學童迎進校內，尾之者始漸漸散去。余想當地之風俗如是之壞，余必勸妻，日後無人相隨，決不敢再來遊廟。不多時遠兒已叫車而來，余同岳母及仙妻乘車，雲達步後而歸。晚飯後，余在岳母房中，談及今天踩青之事，岳母言若非仙兒出閣，有與遠兒相伴，則吾向來不令仙兒遊廟。余聞岳母之言，纔知因仙出閣，有余相伴，方准仙妻遊廟踩青。翌日因余遊廟受暑，更加飲食不慎，致患痢疾，百般醫治，旬日始癒。仙妻侍疾，衣不解帶，半步不離。恩愛之情，豈能忘記！余想此次來左，劉公雖去，紳學友好，對余仍如往日。有時談及滬杭學潮，甚為興奮。

余完婚以後，就向岳母談仙回汾拜祖之事。岳母以仙體弱，略待健康，得便再歸。余亦深知仙當時不願離母，只好緩後。但是為了自己前途，不能不赴滬杭。余擬三月中返杭，乃因仙留而。已在上海辦理天鐸報館，余寓館內，見聞日廣。而對記者之生活，頗為羨之。余遂為鐵道國有問題撰稿，寄給洪佛天先生校正。佛天甚為嘉許，當時為刊天鐸報端，並覆余函邀常作文字投刊。

於是余向新聞事業之心益濃。表哥促余赴杭，余言時已因病過久，業已去函請辭，未知准否，再定方針。不數日，總統來信，不准辭職。余即赴杭，每值公餘，余必將滬杭軼事，撰稿投登天鐸。自是余即從事於報界。

是年八月，二姊四弟病歿於汾陽。余家建築之新宅九月落成。

是年 蔣公介石自從入了振武學校，就與中國革命先進過從甚密，由陳英士先生介紹入中國革命同盟會。當時 國父未在日本，而蔣公自入同盟會以後，除在校中鍛鍊身體外，其餘的時間全都消耗於革命工作上面，所以革命宣傳的書籍日漸增多，百看不厭。是時 蔣公寄給他表兄相片上之詩云：「騰騰殺氣滿全球，力不如人且肯休，光我神州完我責，東來志豈在封侯？」。這時 國父正在國內鎮南關、欽州、河口各地選舉義師，所以現在日本之同志都請返國充實革命力量。這時候 蔣公亦想返國參加實際工作，可是在日本之先進同志們，都認為他現在不是離日之時候，所以他在日本一直住了五年。

是年多 蔣公由振武學校畢業後，又配屬於北海道新瀉縣高田野戰砲兵聯隊入伍見習，由二等兵升為上等兵，為士官候補生，師團長岡外史，聯隊長是飛松寬吾，都對 蔣公最為重視。

民前二年，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庚戌，余二十二歲。是年辭去二標職務，任天鐸報撰述，頗受各界閱者歡迎。余為革命鼓吹時潮，力求慎述。但是清政府防範森嚴，余之寓所，除表哥而外，不令外人知道，以防意外。凡有特別時潮，

天鐸先登，所以一年來，天鐸報出售日增，到處歡迎。

是年夏，國父由檀香山回到日本。於是

蔣公由陳英士先進介見國父。偉人相晤，與眾不同！而國父早知蔣公是革命黨中之俊秀，對英士說，你從那裏選到這樣出類拔萃不可多得之人才！增加了我們革命黨中無比的實力！所以後來每次發動革命行動，都要邀請蔣公參加，以得襄助而操勝算。

## 天鐸報與辛亥當年

民前一年宣統三年，辛亥（一九一一），余二十三歲。是年仍任天鐸報撰述。每日午後到報館收集材料，夜九時撰文，十二時歸。過望平街口，必市果品少許。因是時滿清將覆，革命勝利，而孫大總統將要就職，報界公開論述，所以余亦交遊日廣，坐席常滿。雖然收入甚微，少賺少花，而不拮据。是時以新聞事業，常請益者為宋教仁先生。其時民主立報與呂天明等同事，惟宋先生常與余談論時事。其時滬上以國際局勢、時事為論題者，僅有民主報。而我亦不自量度，每值國際政治變動時，必爭先為論刊，次日民主報端亦必登載，相互印證以為樂。八月九日，武昌義師發動，天鐸為了革命，連日撰有長文「談鄂」十篇。當時天鐸報日售四仟餘份，凌駕神州民立之上。是時民氣旺盛，人人希望民軍勝利，民國成功。商賈工人，亦有同感焉。當時戴季陶、周少衡，正創辦民權報。姚雨平、葉楚傖，創辦太平洋報。鄧孟碩、邵元沖、寧太一，創辦民國

新聞。各報館紛紛成立，均有約余任撰之意。却因家母有病，來信催歸，余即揮指返里。

到家時慈疾已瘳，見兒回家，如獲珍寶。余除拜望親友而外，辦理家務，替母分勞，忙個不了，未暇暖席，接得左雲岳母之信，言仙妻病重。此時余本不能急往，認為又是仙妻兒戲，遂即修函告以初伏必來避暑，請岳母費神，設法醫治。此時郵政將通，一月後，又接雲達來信，云仙妻病故。余乃悔恨莫及，不覺淚下，而悶悶不樂，猶不敢告母，恐其受驚。決意再不訂娶，赴日留學。

一日吾母見余憂悶不樂，即問左雲兒媳之病，只好實告已病歿。吾母聞之，即以善言慰余。翌日杏花村許掌櫃來，與吾母商談為余續絃朱姓女子蘭英，高中畢業，乃文水縣土堂村富商朱洪文之女。余本無意再娶，奈何慈母之意甚堅，而訂婚焉。慈言「其女雖不如汝兩前妻之美，却在時與天足，吾家只缺理家之人，我看此女可能理家，所以不得汝之同意，即行訂婚。想汝兩前妻雖美，而壽短，徒傷腦筋。」余只好唯唯。

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國父領導革命同志發動大規模的謀攻廣州之役。茲因時機不密而失敗。犧牲了七十二烈士。八月九日在武昌起義之革命行動，亦告失敗。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軍再起，當時蔣公和陳英士先生潛回上海，擔任浙江省之行動工作。蔣公接受了奪取杭州之重任，趁夜

赴杭嚴密佈署，在陳英士光復上海之第二日夜裏，親率先鋒敢死隊，直撲巡撫衙門。而清軍雖以十倍之衆迎戰，但是禁不住蔣公等生龍活虎的

敢死隊勇猛的攻勢，轉眼之間，就將清兵打的潰不成軍。革命軍攻打撫衙縱火為號，於是巡撫增韜越牆而逃。蔣公攻下巡署，立即又攻軍械局和將軍署。至天亮浙省都市完全攻克，各處都舉義旗而歸附革命軍矣。是時滬湘相繼獨立，寧波亦建軍府。各省響應；推翻滿清政府而建立中華民國共和政體。國父返國，即任臨時大總統，定都南京，改用陽曆，而定明年為中華民國元年。

## 浮海赴英繼任教職

民國元年，（一九一二）壬子余二十四歲。

元月接得表哥來信，荐余於浙郡城內教會效實中學校任國文教授，並兼申報特約譯述員。是年秋季，加任世界地理及法制經濟課目。當時學生程度漸高，預備教材不能不慎思明辨，並與以前所學相印證，頗覺教學相長。四月，師範學校國文教授仲春患病，令余代課，是年始學爾雅，又讀段氏說文解字，及王義友說文句讀。又常從馮君木先生講論文字，甚以為樂。效實中學乃教會學校，雖以傳教為主，學課教材亦甚為詳細。余在效實一年，學識之進益，堪稱良多。

效實英籍牧師卜爾德，與余甚友善，早有介紹余赴英之意。一日卜爾德牧師持一英文函件，來余室言機會來了。介紹余就英國倫敦林肯大學校之中文教授，月薪四十磅，往返旅費校方負責。來年元月動身。余本志在留日，今乃留英教授，當然機會不可放過。於是余即與表哥、雲達及家母修函準備出國焉。

是年一月一日，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

大總統。却因在其革命政權初建，基礎尚未鞏固，尤其是 國父為謀中國南北統一，而讓總統職位與袁世凱，副總統與黎元洪。二月二日，清帝宣統退位，而中華民國政府成立矣。

民國二年，癸丑（一九一三）余二十五歲。

年內聖誕節前，得悉卜爾德先生亦奉命回國。於是余在元旦前兩日，到滬寓表哥報館過年，遂與友好及報界同仁聯歡辭行。真乃日無片刻之暇！燈節後，卜爾德牧師亦來上海。伊將出國手續完全代余辦好。於二月十七日上船，上海友好都來送行，跡跡而至，大有酬應不暇之勢。好在都是至交。表哥與我買來許多沿途應用物品。於二月十八日下午二時開船前，表哥始去。汽笛一鳴，輪船啓動，漸漸加速，由黃浦江出發，過吳淞口，放洋向南而西行。過香港及新嘉坡，至印度、錫蘭島上煤加水，停三日。橫渡印度洋，入紅海，北向穿出蘇彝士運河，從地中海向西而入大西洋。抵英國福各斯特碼頭，下船乘火車至倫敦。下車時，林肯大學之小汽車已停站外候接。余同卜爾德牧師乘車至林肯宿舍大樓，時已三月初旬。余寓七樓（7th）號宿舍。卜爾德先生辭去，余即任林肯教授矣。

是年春， 蔣公想赴德國考查軍事 國父以袁世凱不能忠於國民革命，力挽 蔣公暫留國內，以備萬一。不久，袁世凱果然排除革命黨人，先逼陳英士去滬軍都督；三月二十一日，刺殺宋教仁。所以激憤了革命黨人！江西都督李烈鈞，安徽都督柏文蔚，廣東都督胡漢民，先後發動聲討袁氏罪狀。乃袁世凱仍然執迷不悟，竟然下令

免去三督之職，又擅自向五國銀行借款。所以江蘇、福建及湖南先後宣佈獨立。陳英士亦在上海就任討袁軍總司令。 蔣公亦發動舊部，担任斜橋戰爭，圍攻高昌廟，又攻吳淞口砲台。因為後援不繼而停戰，最後失敗。

### 隨班學習船塢機械

民國三年，甲寅（一九一四）二十六歲。是年余任林肯大學中文教授，各班學員中文程度甚為幼稚。間有稍好者，亦文字不大通順。所以余之工作甚為輕鬆。余想光陰不可錯過，久聞林肯之機械科學世界著名，發明不少輪船、火車、飛機、大砲之機件，況且現在歐戰風雲日緊，空軍之機械，正在突飛猛進之際。余請求該校教務，表示願兼學本校機械課程。上一報告，數日後批示下來，不但准余隨班學習，而且甚為嘉許余之向學精神。緣該教務主任與卜爾德先生甚善，余來英國亦此兩位之介紹。遂命余上課之時隨班學習，不久余入本校船塢機械實習。余本年輕體壯而力大，每在學習時間，代機器搬移重物，以省時間。所以一年來，余至之處，莫不歡迎。是年七月，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英俄亦都捲入大戰漩渦。英國小而人少，學生多有分發各界，替出軍人，參加歐戰者，因將中文課程減去一半。余在船塢有時數日不歸，晝夜工作，所以引起英人招募華工之舉。

當年日本亦對德宣戰，攻下膠州青島，而向濟南進發。

民國三年夏，蔣公再奉 國父命令回國。以

百折不撓之精神，再策動舊部，主持第一路討袁軍總司令。因為走漏消息，而計劃失敗。於七月再奉 國父命令，到東北籌劃革命運動，又不果。 國父遂在日本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。又令蔣公、廖仲愷和朱執信等老同志整理黨務。於七月八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精養軒開會，從此又恢復了革命黨的活力。 國父和諸同志回到上海，設立總機關於法租界。即命陳英士仍任討袁軍總司令，蔣公為參謀長。以陳英士之精明勇敢，加上足智多謀的蔣公，如虎添翼，果然在他兩人策動之下，不久便把袁氏的悍將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炸斃。又在十二月五日策動上海各軍艦起事，不幸兩軍艦臨時變化，使得水陸失去聯絡而失敗，以致各同志只好潛伏法租界環龍路益祥里五號，暫回日本待時再起。

### 歐洲戰場招募華工

民國四年乙卯（一九一五）余二十七歲。本年秋季德法戰爭愈形激烈。英法壯年，咸赴前線作戰，死傷極為慘重，法境後方醫院，大有傷患不能容納之勢。此時法國後方添設醫院，到處皆是，英國所有醫生，差不多悉調法境。英法海峽之大小戰艦，密集海面。英國戰兵之巨輪，往來如梭。火車雙軌，汽車盈途，飛行機翱翔於空中，潛水艇往來於海底。一切一切的見聞，皆是戰爭。是年袁世凱憑藉前清北洋武力，勾結帝國，恢復帝制，而改民國四年為洪憲元年。於是雲南蔡鄂首先通電起義。 國父起兵討袁，而各省響應。却袁氏稱帝不果，而在眾叛親離之中憂忿而

(二) 錄憶回死不十

死。乃黎元洪繼任大總統。却大權又落於北洋軍閥之手，因之民主政體又遭受到第二次的挫折。這一帝制雖然不久即歸幻滅，而使得北洋軍閥割據紛爭，竟使中華民國陷於混亂破碎之局！後來軍閥等非解散國會，於是 國父又組織護法政府於廣州。後來因北伐，國父又改就大元帥職位。當時日本曾向北京政府提出無禮要求二十一條，逼迫北洋政府承認。所以中國大元帥決策北伐，忽於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先生在上海被刺，未久又刺蔣公而未中。國父又令蔣公赴山東協助居正起義，因兵力薄弱而未成功。

民國五年丙辰（一九一六）二十八歲。是年余在英國學習機械，精神非常愉快。五月英皇下召，凡自中國回國之英國人，都調往中國，擔任招募華工事務。卜爾德先生亦在其內。八月英皇又下召，凡旅英國境內之各國僑民，一律送歸本國，此時中國旅英僑生共有兩百餘人。

於九月九日，吾僑乘英國魚雷艦冒險渡過地中海，到蘇彝士運河。當時德國之潛水艇正在地中海底活動，擊沉英法輪船無數，幸未遇險。至運河北口，左首有蘇彝士本人之紀念塑像，右手南指運河，而面向北視，意在此運河已通，請過吧。余等所乘之船，在此停泊一日夜，換小輪進運河。南向到紅海，又登英國太平號輪，東向出紅海，至錫蘭島，上煤水，過新加坡，而香港，停一日。到上海吳淞口，稍停，盡將華南部分華僑乘小輪下船之後，繼續北開。到黃海威海衛始停。所有華北華僑皆由此下船。

下船後，卜爾德牧師來訪。伊已早知余由此

下船。言伊此次來華，就在威海衛招募華工。伊欲留余辦理華工招募事務。是時余本歸心似箭，立欲回家探母。乃被卜爾德先生之情所感難卻，只好暫留威海衛。俟機再行回里。

三日後，余乘來之太平號輪船開返英國，載走華工兩千餘人。未幾卜爾德先生告余：『現在中國亦參加聯軍作戰。中國政府除遣華工赴歐而外，再派駐巴黎觀戰團赴法。該陳團長向我要一位赴歐嚮導，我想你已往返兩次，此路必熟，未知汝可願返否？』余問：『何時動身？』卜曰：『三日後由威海衛開船，到上海，觀戰團全部登輪。』余又問：『該團人數？』卜曰：『三五十人。』

『余言：』『須待考慮，再定方針。』卜曰：『明晨告我。』余乃一夜未睡，再四思慮：『余在英國工作，本來愉快，而不願歸國？既已歸來，即當返里。爲了牧師之情，威海衛又冷，留英不能，回家不得，與其在此辦其無味之事，就不如仍返巴黎。忽有所得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又不上火綫，大約無險。』翌日應許了卜爾德再返巴黎。隔日就同華工三千餘人登英輪，由威海衛開出。余擬到滬下船：與表哥一談。而與家母捎些東西。誰知船至上海吳淞口外，仍不進口。只見觀戰團全部人員，已在吳淞口外乘小輪等待。余就知道已不能下船。想表哥只知余已歸國，尙未知余又赴巴黎矣。噫！時事逼人，豈能由己？遂與表哥草草修函。信將寫完，團船已經靠來。一方面迎接團長；一方面將信交給來船帶去。

余遂將卜爾德先生之信交與團長。陳團長云『吾已接得電報，知汝隨此船而來。甚好！一路

之上，請多指導。』陳團長對余非常客氣；余只唯唯而退。余知一路平安。一日余問陳團長：『吾船是走紅海？抑繞好望角？』團長云：『船上尙未接得電報。』團長問余：『那條路平安？』余言：『好望角遠？而平安。』又問：『地中海如何？』余言：『有時有德國潛水艇爲害，必須乘魚雷艇冒險可渡。』團長點首。一日余靠船欄遠瞻，團長來問余曰：『汝看吾船可能走那條道路而入大西洋？』余言：『從好望角。』陳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余言：『此船載有三千餘人，前船二千餘人已走好望角矣。』陳乃點首而去。

至印度錫蘭島，停船上煤水。嚴冬之際，氣候極熱。船上架起棚來，人人流汗。該島土人混身墨黑，惟牙雪白，三五成羣，各駕瓜皮小船，繞船討物。若取小銀幣一枚，遠拋海底，則伊必下水取出，尙舉幣表示謝意。

翌日船上接得電報，果然船走好望角。陳公向余笑而言曰：『果不出汝所料！』船停三日，橫渡印度洋大流。乃大波大浪，暈船者通半。海面有一種飛魚，出顯於船頭，離水面一丈餘高，其大小只尺許。千百成羣，向前飛舞，不過一箭之地，即落水內。捕而食之，其味甚美。

船至好望角時，正值耶穌聖誕。掛旗結彩，大吃大飲，娛樂，游泳，鬧個不了。漫山遍野，皆是萬年青，仙人掌一類植物。海水清澈，一眼見底。水內有各樣五彩怪魚，一目瞭然，不計其數。

船停四日，上煤水。笛鳴船開，西北向大西洋英國而進。至英國東岸，見有大小戰艦十餘艘，繞船護送。六個小時至英國碼頭，戰艦已離去

停一宿，拂曉換乘軍艦。汽笛不響而船開動。將出海口，見有大小魚雷艇及砲艦等護送，佈滿海面，出沒不定，大約有四、五十艘。吾僑所乘之軍艦，犬牙縫進行。三小時，船抵法境西岸白弄碼頭。下船轉乘火車到巴黎時，已元月中旬。火綫之大砲，隆隆不絕於耳，德國之飛機嗚呼數十成羣。英法之高射大砲處處轟擊。空中之警察汽球，點點如筆。絲網彌天，電線紛連，龍蛇走地，汽車盈途。軍隊如雲，飛彈如雨。好在本團初寓之所，却在巴黎郊外。安置一切，準備辦公焉。

却自袁氏死後，北方混亂，各省軍閥爭權，形成割據之局。如不澈底統一，不免要蹈第一次革命之覆轍。國父令蔣公赴北京。視察一切紛亂情形，以作將來北伐平亂之準備。

### 法國觀戰四次不死

民國六年丁巳（一九一七），二十九歲。是年余任中國駐法國觀戰團少校團員。時常出外搜集戰情材料，因有聯軍護照，所以火綫後方各地可去。

一日，余正在最前綫之後方活動，忽然飛來德機數十架。嗚呼之聲滿天而來。一時不及躲避，彈皮飛來傷余臀部。一剎那間，德機又來，從余頭上飛過，落一炸彈於余左前。乃因地形關係，而未受傷。此乃余第四次不死。傾刻之間，救護車來，送余醫院，兩星期即癒。

是年美國參加聯軍作戰。在法國西部海岸，

選地紮一大本營，方圓二百餘里。自美國橫渡大西洋之運輸大輪上載來之火車，一列一列的從船上皆可開至大本營內卸車。其建築大本營之鐵道、營房、水電、機械，一切一切的戰事應用物品，皆由美國做好運來。所以其建築大本營之神速，不可想像。其營中運來之武器彈藥，堆積如山，尤其是鐵道，雙軌直達火綫。是時美軍參加戰爭者已達二百餘萬。迨至來年冬季，總將德軍擊敗。至此英國在中國招募運法法國前綫之華工，共有叁拾餘萬，屢屢替出英兵，都增前綫。由此可知是役戰爭之激烈。蓋法國之男子，死亡百分之四十；英德之死傷亦不在少數。而美國後至，死傷最少。是年因余常上前綫，除臀部受傷而外，又受輕傷兩次；前後共傷三次。所以團長調升余為中校團員，服務內勤。從此余即不上前綫。

却是年六月，張勳同康有為，擁護廢帝宣統復辟失敗。而俄共列寧亦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激烈之際，使其布爾雪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發動政變，奪得沙皇政權，產生共產主義之蘇維埃新政體。發展其馬克斯及恩格斯之共產制度，而為無產階級專政。

本年夏 國父被革命同志擁戴，而再任陸海空軍大元帥，準備北伐。

### 炸彈突墜五次遇險

民國七年戊午（一九一八），三十歲。是年余在巴黎團本部辦理審核事務，每到下班之時，梅麗帆使汽車接。

緣余去年夏天，從前綫歸來，途中飛來德機數百架。忽有一枚炸彈落余左前車輪之旁未炸，

此為余第五次之不死。余即加速前進，走不數里，見一汽車橫置當路。余即停車視之，見一中年女郎，倒臥車中。余即上車扶起，其氣未絕。急將余車暫置路旁，遂即發動女郎之車，開至臨近小莊住戶門首。見一老嫗汲水，余即告以女郎被炸頭部受傷之原因。遂將該女郎抱入嫗室，即用救護醫藥將傷包好。余請老嫗給女郎燒些開水，余即開車至市，請來醫生。時女郎已經甦醒，大夫診脈之後，遂出急救之藥，用開水送服，囑令睡三小時後即可無慮。余乃付款，送大夫走後，就坐女旁，告以過去遇救之事，女郎言他從來未遇斯險，若非「麥緒」（此乃是法語先生的意思），我命危險。並說其非常感謝之語（所言皆法語）。余雖不懂法語，乃因余在前綫數月，常與士人指手劃腳，略知大概。

三個鐘頭以後，女郎請余送伊回家。余在此時，知乃義不容辭，只好扶女上車。余遂發動女郎之車，照着女指之方向，一直開到她家。有傭婦至車前扶之上樓。余亦不能客氣，尾至臥樓時，女郎命傭婦準備請余洗澡。余欲辭去，女不許。洗浴後，晚餐已備，此時女郎已能隨便活動。立起身來，讓余晚飯。是時余正飢困，亦不推辭。飯後余即辭去。

臨行，女郎請余明日午筵，余乃唯唯而去。翌日十二時下班之後，乘車前往，抵步之時，女郎之筵已備，同桌數人。皆是女郎舖內之掌櫃。該女郎有商店三處。其夫去年死於火綫，年方三十五歲，尚無子女，只與生母一弟同居。是筵乃為舖內廚師所做，余從未嘗過如此豐美之筵。

其味之鮮美，莫可名狀。筵罷，余辭將去，女郎再請余後日星期，約余往遊巴黎公園，及諸名勝。余在法國最好名勝古蹟，所以不即推辭，遂即應許而別。

### 法國女郎醉鄉姻緣

至日，早點後，余著新服乘車到該宅時女郎已立樓台之前迎余。以英語謂余乃信義人也。讓余早點，只好再用少許。女郎告余，今日晚餐在舖內設備，至時可以同往。余只好唯唯。早點後余二人乘小汽車而出，遊過兩處名勝古蹟，余就覺着該女有意於斯無心之人。至公園下車，并肩而入。各處遊賞之後，進公園飯店時，已十一點半，女郎顧余曰：『我們不必回家午餐，在此吃些，遊覽遠處名勝，直去舖內晚餐如何？』余仍唯唯。奇怪自識女郎以來，余之時間，絲毫不能自主。遂在該飯店要酒要菜，愈飲愈亂。伊之所說（法語）余乃絲毫不懂。看其情形，恐其大醉；只好婉言勸歸。好在未違余言，余即挽之登車，回家上樓休息。余欲辭歸，而不許。從此方知女郎之名，謂梅麗。至晚六時，梅麗酒醒。再開汽車同余到舖內赴筵。梅麗又飲，勸之不聽，愈飲愈醉，再醉而罷。余只好再開汽車送伊歸家。余將辭去，麗仍勿許，醉言醉語（法語）余概不懂。傭婦請余洗澡後，麗亦沐浴化裝。當時余甚疲倦，隨即睡於客室沙發之上而做夢。翌日早點後，麗即送余歸園上班。自此每到余下班之時，麗必駛車來接。是乃為余一生最享受之時。本年七月七日，麗生一男，名法生。是時余之節儉益多，念母辛勞，余決不敢過

份奢華。況有梅麗，亦用不着余之花費。所以每月必匯上海表哥處一百磅。本年十一月德國戰敗，十一月十一時停戰。而德國無條件向聯軍投降。當時因英美軍隊急欲撤退，所以運輸船隻不敷分配，而各國觀戰等團體，都不能立時回國。須緩三五個月，有了船隻，纔能運送。麗乃知余當時不能歸國，而漸漸勸余與她結婚。是時余雖甚愛麗生一子，但為家母在堂，況且要與梅麗結婚前余必須先入法籍。尤其是家有前定未娶之朱氏蘭英。余只好婉言安慰，而以國家出使外邦人員，不准在外隨便結婚，待余回國請准之後再來結婚為辭。麗亦是非常聰慧之人。知余當時不能留法，只好每日不離左右，揮金如土，以買余再來之心。況且巴黎自停戰之日起，大街小巷咸為掛燈結彩，爆竹火花，五色奇彩懸掛各處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擁抱肩負，拉拉跳跳，化裝異服，鬧個不了，以賀勝利。非筆墨盡能形容。

却於本年七月，蘇俄正在歐戰激烈之際，忽然對中國宣佈放棄在中國一切特權之友好宣言。而日久毫無放棄之跡象，曾經再四交涉，只言必須等待肅清軍閥，統一中國以後實行之。不料日後國民政府統一全國，不但不應其所諾，尤其將中東鐵路之交還協定，亦成食言。而竟然將其鐵路出賣於偽滿洲國，而訂立了勒界協定。俄共無信，以見一般。

是年蔣公就任粵軍作戰主任。那時福建督軍李厚基，貪婪腐化。國父命陳炯明及蔣公率領野戰部隊討伐。而蔣公只指揮的一千多人，一把敵人打到了永泰，佔領了嵩口，敵人請求停戰投降。蔣公乃是光明磊落之人，立即接受了要求。不料敵人乃是緩兵之計，到增加了兵力的時候，突然反攻。當時蔣公之兵力單薄，而陳炯明又不援助，只好突圍而走。此次蔣公雖然遭受失敗，却得到了很多經驗。更知陳炯明不能忠於革命。

## 中外雜誌稿約

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舉凡人物傳記，趣事軼聞，真實傳奇，旅遊記趣，生活體驗，科學新知等稿件，均所歡迎。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壹萬字（長稿採出後酌送稿酬或不計稿酬）。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本誌即行刊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六、本誌或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七、本誌所發表之文字原稿未經徵得同意，或出刊後，如有修改，須先聲明。八、對於來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，須先聲明。九、本誌附掛號郵資，以免平寄遺失，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